

李雪蓮頭一回見王公道，王公道才二十六歲。王公道那時瘦，臉白，身上的肉也白，是個小白孩。小白孩長一對大眼。大眼的人容易濃眉，王公道卻是淡眉，淡到沒幾根眉毛，等於是光的；李雪蓮一見他就想笑。但求人辦事，不是笑的時候。何況能見到王公道，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鄰居說王公道在家，李雪蓮拍王公道家的門，手都拍痠了，屋裏不見動靜。李雪蓮來時揸了半布袋芝麻，拎著一隻老母雞。李雪蓮手拍痠了，老母雞被拎得翅膀也痠了，在尖聲嘶叫，最終是雞把門叫開的。王公道上身披一件法官的制服，下身只穿了一褲衩。李雪蓮除了看到他一身白，也瞅見屋裏牆上貼一「囍」字，已經是晚上十點半了，明白王公道不開門的原因。但夜裏找他，就圖在家裏堵住他；自個兒跑了三十多里，這路也不能白跑。王公道打聲哈欠：

「找誰呀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王公道。」

王公道：

「你誰呀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馬家莊馬大臉是你表舅吧？」

王公道搔著頭想了想，點點頭。

李雪蓮：

「馬大臉他老婆娘家是崔家店的你知道吧？」

王公道點點頭。

李雪蓮：

「馬大臉他老婆的妹妹嫁到了胡家灣你知道吧？」

王公道搔著頭想了想，搖搖頭。

李雪蓮：

「我姨家一個表妹，嫁給了馬大臉他老婆她妹妹婆家的叔伯侄子，論起來咱們是親戚。」

王公道皺皺眉：

「你到底啥事吧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我想離婚。」

為了安置半布袋芝麻，主要是為了安置還在尖叫的老母雞；也不是為了安置芝麻和老母雞，是為了早點打發走李雪蓮，李雪蓮坐到了王公道新婚房子的客廳裏。一個女人從裏間露了一下頭，又縮了回去。王公道：

「為啥離婚呀？感情不和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比這嚴重。」

王公道：

「有了第三者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比這嚴重。」

王公道：

「不會到殺人的地步吧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你要不管，我回去就殺了他。」

王公道倒吃了一驚，忙站起給李雪蓮倒茶：

「人還是不能殺。殺了，就離不成婚了。」

茶壺懸在半空：

「對了，你叫個啥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我叫李雪蓮。」

王公道：

「你丈夫呢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秦玉河。」

王公道：

「他是幹啥的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在縣化肥廠開貨車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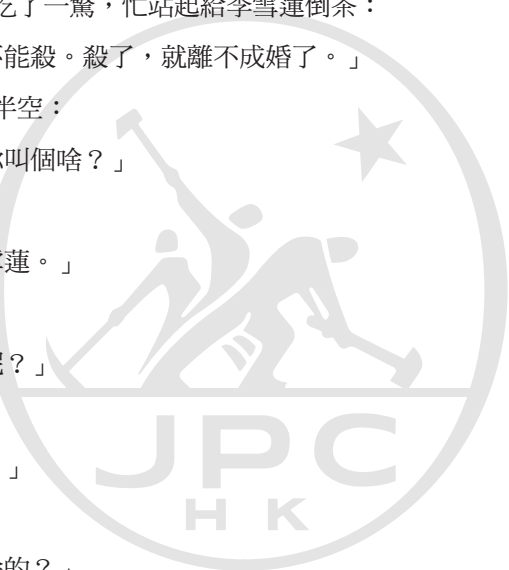
王公道：

「結婚幾年了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八年。」

王公道：



「帶著結婚證嗎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帶著離婚證呢。」

說著，解開外衣的扣子，從內衣口袋裏，掏出一離婚證。

王公道愣在那裏：

「你不已經離婚了嗎，還離個啥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這離婚是假的。」

王公道接過那離婚證。離婚證已經被揉搓得有些皺巴。王公道從裏到外查看一番：

「看著不假呀，名字一個是你，一個也是秦玉河。」

李雪蓮：

「離婚證不假，但當時離婚是假的。」

王公道用手指彈了一下離婚證：

「不管當時假不假，從法律講，有這證，離婚就是真的。」

李雪蓮：

「難就難在這裏。」

王公道搔著頭想了想：

「你到底要咋樣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先打官司，證明這離婚是假的，再跟秦玉河個龜孫結回婚，然後再離婚。」

王公道聽明白了，又搔頭：

「反正你要跟姓秦的離婚，這折騰一圈又是離婚，你這不是瞎折騰嗎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大家都這麼說，但我覺得不是。」

二

李雪蓮最初的想法，並不想瞎折騰；已經離婚了，折騰一圈還是離婚；李雪蓮最初的想法，是快刀斬亂麻，一刀殺了秦玉河了事。但秦玉河一米八五，膀大腰圓，真到殺起來，李雪蓮未必殺得過他。當初結婚找秦玉河，圖他個膀大腰圓，一膀子好力氣，如今殺起人來，好事就變成了壞事。為了殺人，李雪蓮得尋一個幫手。她首先想到的，是自個兒娘家弟弟。李雪蓮的弟弟叫李英勇。李英勇也一米八五，膀大腰圓，整日開個四輪拖拉機，五里八鄉，收糧食賣糧食，也倒騰棉花和農藥。李雪蓮回了一趟娘家。李英勇一家正在吃中飯。飯桌前，趴著李英勇、他老婆和他們兩歲的兒子，正「呼嚕」、「呼嚕」吃炸醬麵。李雪蓮扒著門框說：

「英勇，出來一趟，姐跟你說句話。」

李英勇從碗上抬起頭，看門口：

「姐，有啥話，就在這兒說吧。」

李雪蓮搖頭：

「這話，只能對你一個人說。」

李英勇看老婆孩子一眼，放下麵碗，起身，跟李雪蓮來到村後土崗上。已經立春了，土崗下一河水，破了冰往前流。李雪蓮：

「英勇，姐對你咋樣？」

李英勇搔著頭：

「不錯呀。當初我結婚時，你借給我兩萬塊錢。」

李雪蓮：

「那姐求你一件事。」

李英勇：

「姐，你說。」

李雪蓮：

「幫我去把秦玉河殺了。」

李英勇愣在那裏。李英勇知道李雪蓮跟秦玉河鬧「離婚」這件事，沒承想到了殺人的地步。李英勇搔著頭：

「姐，你要讓我殺豬，我肯定幫你，這人，咱沒殺過呀。」

李雪蓮：

「誰也不是整天殺人，就看到沒到那地步。」

李英勇又說：

「殺人容易，殺了人，自個兒也得挨槍子兒呀。」

李雪蓮：

「人不讓你殺，你幫我摠住他，由我捅死他，挨槍子兒的是我，跟你無關。」

李英勇還有些猶豫：

「摠住人讓你殺，我也得蹲大獄。」

李雪蓮急了：

「我是不是你姐？你姐這麼讓人欺負，你就睜眼不管了？你要不管我，我也不殺人了，我回去上吊。」

李英勇倒被李雪蓮嚇住了，忙說：

「姐，我幫你殺還不行啊，啥時候動手呀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這事兒就別等了，明天吧。」

李英勇倒點頭：

「明天就明天。反正是要殺，趕早不趕晚。」

但第二天李雪蓮去娘家找李英勇殺人，李英勇他老婆告訴李雪蓮，李英勇昨天夜裏，開拖拉機去山東收棉花了。說好是去殺人，怎麼又去收棉花？過去收棉花不出省，這回怎麼跑到了山東？明顯是溜了。李雪蓮嘆了一口氣，除了知道李英勇並不英勇，還知道「打虎還得親兄弟，上陣須教父子兵」這句話是錯的。

為了找人幫自個兒殺人，李雪蓮想到了在鎮上殺豬的老胡。鎮的名字叫拐彎鎮。老胡是個紅臉漢子，每天五更殺豬，天矇矓亮，把肉推到集市上賣。肉案子上扔的是肉，肉鉤子上掛的也是肉。肉案子下邊筐裏，堆著豬頭和豬下水。過去李雪蓮去集上老胡的攤子買肉，買過，老胡又一刀下去，從案子的豬身上片下一片肉，扔到李雪蓮籃子裏，或從筐裏拎根豬大腸扔過來；但這肉這腸不是白扔，老胡嘴裏喊著「寶貝兒」，眼裏色迷迷的；有時

還繞過肉案，對李雪蓮動手動腳，都被李雪蓮罵了回去。李雪蓮來到集上老胡的肉攤前，對老胡說：

「老胡，找個沒人的地方，我跟你說句話。」

老胡有些疑惑，想了想，放下手中的刀，跟李雪蓮來到集後僻靜處。僻靜處有一座廢棄的磨坊，兩人又進了磨坊。李雪蓮：

「老胡，咱倆關係咋樣？」

老胡眼中閃了光：

「不錯呀寶貝兒，你買肉哪回吃過虧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那我求你一件事。」

老胡：

「啥事？」

李雪蓮接受了弟弟李英勇的教訓，沒跟老胡說殺人，只說：

「我把秦玉河叫過來，你幫我摠住他，讓我抽他倆耳光。」

李雪蓮與秦玉河的事，老胡也聽說了；摠住一個人，對老胡不算難事，老胡就滿口答應了：

「你們的事我聽說了，秦玉河不是個東西。」

又說：

「別說讓我摠人，就是幫你打人，也不算啥。我想知道的是，我幫了你，我能得到啥好處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你幫我打人，我就跟你辦那事。」

老胡大喜，上前就摟李雪蓮，手上下摸索著：

「寶貝兒，只要能辦事，別說打人，殺人都成。」

李雪蓮推開老胡：

「不殺人。」

老胡又往前湊：

「打人也行。那咱先辦事，後打人。」

李雪蓮又一把推開他：

「先打人，後辦事。」

開始往磨坊外走：

「要不就算了。」

老胡趕緊攆李雪蓮：

「寶貝兒別急，那就按你說的，先打人，後辦事。」

又叮囑：

「你可不能說話不算話。」

李雪蓮站定：

「我的話句句當真。」

老胡高興地拍打著自己的胸脯：

「啥時動手呀，這事兒，趕早不趕晚。」

李雪蓮：

「那就明天吧。我今天先去找秦玉河，把他約出來。」

當天下午，李雪蓮去了縣城，去了縣城西關化肥廠，去約秦玉河。去時抱著兩個月大的女兒，想藉著約秦玉河明天去鎮上民政所談女兒撫養費的事，把秦玉河騙回鎮上。化肥廠有十來根大煙囪，「突突」往天上冒著白煙。李雪蓮在化肥廠尋了個遍，遇

到的人都說，秦玉河開著大貨車，去黑龍江送化肥了，十天半月回不來。秦玉河像李雪蓮的弟弟一樣，明顯也是躲了。去黑龍江尋人，中間隔著四五個省；秦玉河又是個活物，整天開著汽車在奔跑；看來殺一個人易，尋一個人難；只能讓秦玉河多活十天半個月了。李雪蓮憋了一肚子氣，出了化肥廠，又感到憋了一肚子尿。化肥廠門口有一個收費廁所，撒泡屎尿兩毛錢。看廁所的是個中年婦女，頭髮燙得像雞窩。李雪蓮交了兩毛錢，把女兒交給看廁所的婦女，進廁所撒了一泡尿。肚子騰空了，氣在肚子裏脹得更滿了。出來，看到孩子在看廁所的婦女懷裏哭，李雪蓮兜頭搗了孩子一巴掌：

「都是因為你個龜孫，害得我沒法活。」

李雪蓮和秦玉河的糾葛，都是因為這個孩子。李雪蓮與秦玉河結婚八年了，結婚第二年生了一個兒子，如今兒子七歲了。去年春天，李雪蓮發現自個兒又懷孕了。也不知是哪一回，算錯了日子，該讓秦玉河戴套，遷就他沒讓戴，秦玉河一下舒坦了，李雪蓮懷孕了。二胎是違反政策的。如秦玉河是個農民，罰幾千塊錢，也能把孩子生下來，但秦玉河是化肥廠的職工，如生下二胎，除了罰款，還會開除公職，十幾年的工作就白幹了。二人便去縣醫院打胎。李雪蓮懷孕兩個月沒感覺，待脫了褲子，上了手術台，張開大腿，突然覺得肚子裏一動；李雪蓮又合上大腿，跳下手術台穿褲子。醫生以為她要去廁所撒尿，誰知她出了手術室，開始往醫院外走。秦玉河攆她：

「哪兒去？一打麻藥，不疼。」

李雪蓮：

「這裏人多，有事回家再說。」

一路無話。兩人坐了四十里鄉村公共汽車，回到村裏，回到家，李雪蓮又去牛舍。牛欄裏一頭母牛，前兩天剛生下一個牛犢。牛犢在拱著母牛的檔吃奶。老牛餓了，見李雪蓮「哞」了一聲。李雪蓮忙給母牛添草。秦玉河攆到牛舍：

「你到底要幹啥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孩子在肚子裏踹我呢，我得把他生下來。」

秦玉河：

「不能生。生下他，我就被化肥廠開除了。」

李雪蓮：

「想一個既能生下來，又不開除你的主意。」

秦玉河：

「世上沒有這樣的主意。」

李雪蓮站定：

「咱們離婚。」

秦玉河愣在那裏：

「啥意思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鎮上趙火車這麼幹過。咱倆一離婚，咱倆就沒關係了。我生下孩子，孩子就成了我一個人的，跟你也沒關係了。大兒子歸你，生下的孩子歸我，一人一個，不就不超生了嗎？」

秦玉河一下沒轉過彎來，待轉過彎來，搔頭：

「這主意好是好，但也不能因為孩子，咱倆就離婚呀。」

李雪蓮：

「咱也跟趙火車一樣，等孩子上了戶口，咱倆再復婚。孩子是在離婚時生的，復婚等於一人帶一個孩子。哪條政策也沒規定，雙方有孩子不能結婚。結婚後不再生就是了。」

秦玉河又搔著頭想了想，不由佩服趙火車：

「這個趙火車，曲曲彎彎，都讓他想到了。這個趙火車是幹啥的？」

李雪蓮：

「在鎮上當獸醫。」

秦玉河：

「他不該當獸醫，他該去北京管全國的計劃生育，那樣，所有漏洞都讓他堵上了。」

又端詳李雪蓮：

「你肚子裏不但藏著一個孩子，還藏著這麼些花花腸子，我過去小看你了。」

於是兩人去鎮上離了婚。離婚之後，為了避嫌，兩人也不再來往。但大半年過去，等李雪蓮把孩子生下來，卻發現秦玉河已與在縣城開髮廊的小米結了婚。不但結了婚，小米也懷孕了。當初離婚是假的，沒想到變成了真的。當初李雪蓮走的是趙火車的路，沒想到一路走下來，終點站是這麼不同。李雪蓮去找秦玉河鬧，李雪蓮說當初離婚是假的，秦玉河一口咬定，當初離婚是真

的。有離婚證在，李雪蓮倒輸著理。李雪蓮這才知道，是自己小看了秦玉河；不是嚥不下這件事，是嚥不下這口氣。比這更氣人的是，當初離婚的主意，還是李雪蓮出的。被別人蒙了不叫冤，自個兒把自個兒繞了進去，這事兒可就窩囊死了。一口氣忍不下，李雪蓮便想殺了秦玉河。秦玉河去了黑龍江，一時殺不著秦玉河，李雪蓮便把氣撒到了兩個月大的女兒身上。女兒正在哭，一巴掌下去，把她搗得憋了氣，不哭了。倒是看廁所的婦女見她打孩子，跳著腳急了：

「啥意思？我跟你可沒仇。」

李雪蓮倒一愣：

「啥意思？」

看廁所的婦女：

「你要打孩子，別處打去。孩子這麼小，哪裏經得住你這麼打？你把孩子打死了沒事，大家知道這裏死過人，誰還來這裏上廁所呀？」

李雪蓮聽明白了，接過孩子，一屁股蹶到廁所台階上，大聲哭道：

「秦玉河，我操你媽，你害得我無法活。」

孩子喘過氣來，也跟著李雪蓮哭；看廁所的婦女見李雪蓮罵秦玉河，便知道她是秦玉河的前妻了。秦玉河與李雪蓮的「離婚」故事，已經在化肥廠傳開了，接著傳到了化肥廠門口的廁所。看廁所的婦女見李雪蓮罵秦玉河，也跟著罵道：

「這個秦玉河，真他媽不是東西。」

李雪蓮見有人幫自個兒罵人，不由與她親近一些，對看廁所的婦女說：

「當初離婚，明明是假的呀，咋就變成了真的呢？」

沒想到看廁所的婦女說：

「我說的不是你們離婚的事。」

李雪蓮倒愣在那裏：

「你要說個啥？」

看廁所的婦女：

「秦玉河不通人性。今年一月，他喝醉了，來上廁所。上廁所是要交錢的呀，我從這裏頭有提成啊。俺一家老小，就指著這個廁所呢。秦玉河仗著是化肥廠的，兩毛錢，就是不交。我攆著他要，他一拳打來，打掉我半個門牙。」

接著張開嘴讓李雪蓮看。這婦女果然少半粒門牙。過去李雪蓮跟秦玉河在一起的時候，覺得他還講理，沒想到離婚之後，他的性子變了。自己還真小看了他。李雪蓮：

「我今兒沒找到他，找到他，就把他殺了。」

聽說李雪蓮要殺人，看廁所的婦女倒沒吃驚，只是說：

「這挨千刀的，只是殺了他，太便宜他了。」

李雪蓮倒愣在那裏：

「啥意思？」

看廁所的婦女：

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一時三刻事兒就完了。叫我說，對這樣的龜孫，不該殺他，該跟他鬧呀。他不是跟別人結婚了嗎？也鬧

他個天翻地覆，也鬧他個妻離子散，讓他死也死不了，活也活不成，才叫人解氣呢。」

一句話提醒了李雪蓮。原來懲罰一個人，有比殺了他更好的辦法。把人殺了，事情還是稀里糊塗；鬧他個天翻地覆，鬧他個妻離子散，卻能把顛倒的事情再顛倒過來。不是為了顛倒這件事，是為了顛倒事裏被顛倒的理。李雪蓮抱孩子來化肥廠時是為了殺秦玉河，離開化肥廠時，卻想到了告狀。大家都沒想到的路，被一個管屎尿的人想到了。這人本來與秦玉河有仇，被秦玉河打碎半粒牙，現在無意之中，又救了秦玉河一命。

三

李雪蓮第二次見到王公道，是在法院的法庭上。王公道身穿法官制服，剛審完一樁財產糾紛案。縣城東街老晁家哥倆兒，自幼父母雙亡；長大後，在縣城十字街頭，合開了一個胡辣湯舖子。哥倆兒每天五更開張，舖子又地處鬧市，生意漸漸紅火起來。但前年老大結婚，哥倆兒間多了一個人，矛盾也多了起來，一直鬧到分家的地步。家裏的財產倒好分割，二一添作五，到了胡辣湯舖子，兩人都想爭到手，互不相讓，便鬧到了法庭。王公道跟晁家老大是小學同學，相互打過招呼，便與哥倆兒調解，誰要胡辣湯舖子，給對方出多少錢等。晁家老大倒聽王公道的調解，晁家老二節外生枝，說老大自結婚之後，每天清晨不起牀，